

关于“灵宝事件”的前后

戴 苏 理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日

关于“灵宝事件”前后的情况，我还记得一些，现将我能记起来的简况介绍一下。

(一) 一九四七年八月陈、谢大军渡过黄河后，就组织了前后委，前委的负责是陈庚、谢富治、韩均等，负责指挥在京广线、陇海线的前线作战，解放全豫西。后委由裴孟飞、孙定国、高云生等负责，主要是发动群众、剿匪，建立以伏牛山为依托的根据地。前委经常在前线活动，后委开始时住在灵宝尹庄一带，后来转移到南召县的李清店一带。

(二) 我们是随军过黄河的，开始称干部二大队，到虢镇后就改称工作团。过黄河后大约八月底，在大营召开了一次会议，主要是传达华北局的指示，当时讲过河后形势大好，要抓紧有利时机，发动群众，搞土改。所有工作队的干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即分头到各处发动群众。我这个工作团在虢镇附近，开始在车村，后来到川口一带，主要是调查阶级情况，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斗恶霸地主、分浮财、分土地等等，负责人除我外，还有陈镛（现在广西，原自治区劳动局局长）。梁洪斋等同志。在下碛一带的由范华（现在广州市工作）等同志负责；在苏村一带的由郭思敬（现在

长春地质学院工作)、赵培铭等同志负责,在朱阳的田孙竹庭(现在河南教育厅)、李庆伟(现在陕西)同志负责,所有的工作队任务都是一样的。

(三)九月份在虢镇斗争过许老八斗后建立了区农会,领导斗争的一位老同志记不起名来了,他可能还在洛阳地区运输公司等处工作。

(四)后委在九月底十月初,在尹庄召开了一次会议,由裴孟飞同志主持会议,主要是听取各工作团汇报工作,并安置如何进一步发动群众。就在会议刚结束时,土匪李子奎等暴乱,发生了“灵宝事件”。在苏村的赵培铭等同志牺牲了。(赵培铭同志的爱人周逸同志,现在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工作),在下碛的岭上也牺牲了些同志。各工作团在原地存在不住了,都纷纷撤回尹庄。

(五)十月初前委决定除留部分军队、干部驻守虢镇一带外,其余大部分转移到伏牛山南的南召县。

(六)灵宝县在当时成立了县委,书记是杨朗樵同志(现在河南省直机关工作),他们带领一些武装继续在灵宝一带活动。那时县委受豫西区党委一地委领导,地委书记是史向生同志。

在灵宝这一短暂的时间里,有深刻的教训,可以说是血的教训。我军刚过黄河,形势确实大好,国民党军跑了,土匪武装也散了,地主恶霸胆战心惊。广大农民热烈欢迎我军,情绪很高。可是敌人虽散了,但没有消灭,农民既高兴也害怕,不知我们能否站住脚。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头脑发热,搞“急性土改”。以致脱离了广大群众。只有极少数勇敢分子跟着我们干。当土匪暴动时,我们就站不住脚了,

牺牲了很多优秀的革命干部和一些群众，最后只好转移，在转移的路上，我们还是沿途点火，村村冒烟。这种极左的行动，直到1948年六、七月，中央发出新区土改方针的指示后，才得到纠正。

（此稿系戴苏理同志为县党史办撰写的回忆录，作者当时任辽宁省委副书记。）

开辟豫陕鄂新区工作的回忆

李 庆 伟

一九八五年八月六日

一九四七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根据毛主席“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思想，按照中央军委部署，我刘邓大军强渡黄河，直捣大别山、西路大军挺进豫西、陈粟大军挺进华东。三军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逐鹿中原。

西路大军是由太区陈赓、谢富治的四纵队、太行区秦基伟、黄镇的九纵队和孔从洲、汪锋的三十八军组成的。同时随军南下的还有五个干部大队。其中原属太岳区的三个大队、太行区的两个大队。这五个干部大队都是按地委级机构配置的，队长分别是孙竹庭、郭思敬、戴苏理、陈冰之和我。我是五大队大队长。西路大军党的领导机构叫前敌委员会。

我们是从济源县趁夜间渡河的，对岸敌人不断向我们开枪打炮阻击，空中敌人飞机扫射，我们冒着枪林弹雨于第二天黎明时分在河南省新安县境内登陆。过河后，我军所向披靡，解放了新安、渑池、直扑陕、卢、灵、阎等县，切断了陇海铁路西段敌人的交通线。

我们到豫西后，第一次会议是在陕州大营召开的。会议

主要内容是研究开辟根据地的向题。会议上，很多同志认为豫西群众是“一堆干柴，一点即着”。谢富治还讲，搞法就是土地革命时期的方法，打土豪、分田地。这样就决定了在豫西开展“走马点火”的急性土改，也叫“村村点火，户户冒烟”。

会后，以灵宝为中心的根据地开展工作就铺开了。总部、前委机关驻在决镇，我被分配到官道口地区。这个地区是卢（氏）、灵（宝）、洛（宁）三县的交界地。孙竹庭队到朱阳、陈冰之队到下碛，郭思敬队到苏村、戴苏理队到决镇。工作部署是：第一，打地主、分浮财；第二，发动群众，成立农会，建立地方政权；第三，剿灭地方上的土顽势力。开始，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群众和我们的感情也日益加深。

一个半月后，大概是十一月，胡宗南增兵三十万，东出潼关，企图打通陇海铁路，形势恶化起来。这时，地方上的土顽势力猖狂起来了，在苏村庙杀害我工作队干部赵培铭同志（老区的县委书记）。同志们听到这不幸的消息，都非常悲痛。我那里和总部相距较远，又是山区，音信不通，在已经变化了的形势面前，我采取了三条措施：一、将分散到农村的干部全部集中起来，占领官道口地区的制高点，以对付发生的突然事变；二、扫除当地土顽势力。在弄清了土匪头子韩毛坤私扩武装、伺机暴动的阴谋后，用“鸿门宴”的办法把他抓了起来，开了个群众大会，把他杀掉。还杀了大地主韩老三，缴获的武器补充了工作队的装备。以后，我率队向灵宝县苏村进发，向前委靠拢。当我们到达苏村后，才知道前委已向南阳一带转移，他们没有来得及通识我们。我找到了

三十八军军部，见到了孔从洲军长和汪锋政委。这时，前委决定扩大解放区，开辟陕南，就让祁果同志从我这个队里带走王庭佑等十五位同志到陕南去了。通过电报，我和秦基伟同志取得了联系，他让我日夜兼程赶赴鲁山，我就带着干部和队伍在苏村掩埋了被害战友的尸体，杀掉了孙家沟的一个地主，向鲁山出发。经过大坂头、上戈、黄城、范水奕城，然后渡过洛河，经嵩县的大张直插鲁山县赵村，最后到了鲁山县。这期间共走了二十多天时间，行程八百多里，从伏牛山的西端到了东端，一边行军，一边打仗，这是一段极其艰苦的战斗历程。行前我们将所有的文件全部烧光，轻装行军。我们在官道口打韩老三时，将他们家的五千块钢洋没收，每个同志分几块，以备困难时使用，其它财物全部分给了当地群众。到了鲁山后，见到了陈赓、谢富治、裴孟飞、韩均、孙定国、高云生等领导同志。这些领导都分别向我们讲了话。我们五大队从官道口转战到鲁山，没有牺牲一个同志，我也向领导作了详细的汇报。前委的领导同志向我说，点火抄家“左”了。因当时情况紧急，无法联系，就把你们丢下了，很抱歉。并表扬了我们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机智而又顽强斗争的精神。紧接着我就担任了豫西区七地委副书记兼专员。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一是在开辟新区工作时经验不足，对当地群众的觉悟估价过高，工作急了一些，搞了“左”的一套；二是对地方土顽的武装势力估计不足，特别是对胡宗南东出潼关，打通陇海路以后的形势估计得不够严峻，当时我们是无后方作战，群众基础很薄弱。在鲁山时，为了总结工作，我向区党委写了三份报告：《坚持官道口》、《进军苏村庙》、《横跨伏牛八百里》。予西区党委在四七年十二月

前后，把这三份材料作为好的典型印发到全区。一九四八年秋，在鲁山的整党会议上，区党委总结了开辟新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裴孟飞同志作了总结报告。

（此稿系李庆伟同志为县党史办撰写的回忆录，作者当时任陕西省人民政府省长。）

开辟豫西新区工作的回忆

祁 果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我随陈赓兵团从济源县渡过黄河到达渑池县。是夜，渡河时天黑似墨，暴雨如注。

过河后，我稍事休息。第二天一早接到前委的电令，令我立即返回豫北地委，也就是太岳四地委，任务是接一支从太行区调来的地方干部队伍，过河开辟新区工作。第三天，我带着警卫员重返太岳四地委的驻地。待我返回这里，太行区南下的干部已经集结待命。这支干部队有三、四百人，没有什么武装。太行区带队的领导是孙竹庭、李庆伟、王庭佑三同志。这三位同志当时都是地级干部。在四地委我们住了一个星期，尔后我们这支干部队伍过河到渑池，沿山路直达灵宝。当时前委机关驻在卢氏。

我们到决镇后，就地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我们又将这支干部队分为四个工作队到决镇附近的村子里去开展工作。方针是依靠贫下中农，团结富农，孤立和打击恶霸地主，建立农会，分恶霸地主的屯粮、浮财，以解决部队，工作队和穷人的吃饭问题。减租减息，分配土地，当时都还没有条件搞。

抗战时期，我们在老区实行的是双减政策（即减租减

息），抗战胜利后，我作为太岳区的谈判代表赴太原了，对新解放区的政策不太了解。

究竟怎样开辟新区的工作呢？前委是没有明确政策的，就是中央我也没有看到什么指示。根据新区的情况结合过去的经验，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因为我们共产党历来都是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恶霸的。在决镇我们首先解决依靠贫下中农，团结大多数群众的问题。接着就是建立地方武装和地方新的政权。这样才使我们在豫西站住脚。

对豫西我们根本不了解，我们这支干部队伍中绝大部分同志适应不了豫西的形势。通过深入的调查，才了解到豫西是比较复杂的，长期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群众对我们解放军怀疑能站稳不能。加之地主都有武装，势力较强，因此，给我们开辟豫西新区的工作也带来相当大的阻力。但是，我们有信心，有决心能在这里建立一块根据地。

面对这种情况，要使群众信任我们，和我们一起干，就必须给群众办几件称心的事。我们一边和贫下中农一起反霸，一边给贫下中农分地主的粮食和浮财，让受苦的人得到利益。浮财就是在我大军压境下，地主留在表面上的财物。

我们的主力解放豫西势如破竹，那些顽固的地主武装隐蔽了，他们喘不过气，来不及向我们反扑，这时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交了很多朋友，有了群众基础。汪锋和孔从洲率三十八军一部驻在灵宝。裴孟飞同志搞地方工作和其他同志当时驻在卢氏。

二十多天后，我接到前委的电令，要我带领地、县、区三级干部二十多人到陕南去开辟工作。这时我们的主力已经东进过平汉线，配合刘邓大军作战。这时地方上的地主武装开始

骚动了，我当天住到三十八军军部时就听到附近村里乱放枪炮。

十月十七、八号，我离开灵宝到卢氏的五里川、朱阳关，后到陕南，王庭佑同志和我一起走了。指定由孙竹庭、李庆伟同志仍在灵宝坚持工作。一直到四八年春，中央对新区工作才有了明确的指示，就是新区先不搞土改。

在灵宝那段，不先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打地主分粮食。连我们自己也没法生存下去。但工作中有错误、有教训、也有经验。

我们到陕南的主要任务是拖胡宗南的尾巴，减轻对陕北的压力。胡匪又空运了个六十五师到陕南，对付我陕南刘金轩十二旅。我们在陕南先后组建了豫陕鄂地委，鄂陕地委。四九年建立了陕南区党委。

（此稿系祁果同志为县党史办撰写的回忆录，作者当时任新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灵宝县委转战在伏牛山的情况

杨 朗 樵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我们和灵宝下碇的区干队由陕县机关驻地一起转移到了卢氏的范里镇。在那里我到了三十八军的军部。我们向军长孔从周和政委汪锋同志汇报了撤出灵宝后沿途的遭遇情况，孔从周和汪锋给我们讲了国民党胡宗南军队东进豫西的军事企图：当时，胡宗南的军队正集中兵力在我党中央所在地陕北根据地作战。为了牵制和分散敌人的兵力，并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相机开辟豫西解放区，我陈赓兵团在豫西打了一些仗，占领了一些地方。接着，虚张声势。敲击潼关，威胁西安。敌人为了解除豫西我军对其威胁，派兵分路由潼关，洛南等地东进。

我们转移到卢氏后，根据上级的部署，先在文峪镇歇息一段时间，后在大石河休整。休整主要是整顿编制，安排生活等。进入卢氏后，灵宝县委、县政府的机构改成了团的名称，团政委是我，团长是史占道。县大队单独设立一个营（实际是一个连），营长是李风保，教导员是李继明。另外，团下面还设了三个营，主要有下碇营，营长是狄俊民；涧口尹庄营，营长是段世智；城关营，营长是荆三娃（是否是荆三娃，可以查证一下）。破胡区区干队有十余人，单独一个建制，负责人是张逸廉、李清、宋彪。名为一个团，实际人数很少，总共一、二百人。

一九四八年春，我们转移到了栾川县，驻在张良镇，除学习休整外，配合栾川清剿土匪。土匪都是当地土顽，出没无常，没有发生重大战斗。

一九四八年三月，我被调到豫西区党委在鲁山办的《豫西日报》社工作。我调走后，县长史占道兼管县委的工作。当年冬，豫西区党委在鲁山召开了一次较大的整党会议。我作为原灵宝县委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区党委主要负责人裴孟飞动员报告后，参加整党会议的各地、县、区干部进行学习检查工作，总结经验教训。陈毅、李雪峰、张玺等都到会讲了话，裴孟飞作了整党会议的总结讲话（包括自我检查）分析了急性土改和过“左”政策的教训。会上传达了中央关于开辟农村工作的新精神，要求农村暂停土改，建立地方政权，安定社会秩序，分化瓦解敌人，清匪反霸，减租减息，保护地方工商业等。

经过一两年来曲折艰苦斗争的考验，为了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灵宝团于一九四八年，在栾川县时吸收了一批积极分子入党。发展党员的具体数字我记不清了，可能是十多人吧，只记得当时发展的党员中有灵宝佛瑶湾的蔺虎才，尹庄涧口的卢世勋、李固牢等人。

一九四九年春，我又被调回灵宝县委，任宣传部长。县委书记由地委组织部长赵致平兼。灵宝县的人员由栾川返卢氏。一面配合卢氏工作，一面作一些解放灵宝的准备工作。在卢氏驻防期间，县长易人，由张淮溪代替史占道任县长。一九四九年夏，解放灵宝前县委书记易人，由任荣庭代替赵改平。在灵宝第二次解放前夕，我们通过灵宝王垛的杨德恒（非党员）曾几次向灵宝传递传单，通过陈文台、杨居利、焦拾端等人

散发。传单是油印的，主要内容是宣传当时的新形势、新政策，号召国民党伪匪人员登记自首，交械投降既往不咎，农村暂不搞土改等政策。

灵宝第二次解放后，县委领导班子：县委书记任荣庭、县长张淮溪、组织部长冀龙（后调换为张振海，冀龙仍为县委委员），宣传部长杨朗樵，公安局长魏志坚。

第二次解放后的一段时间里，主要搞两件工作。第一是开展政治攻势，宣传政策，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实行宽大和镇压相结合的政策。号召伪匪人员交枪登记自首。第二是清剿土匪，捕捉国民党伪匪头目骨干。这两件工作进行了几个月时间。由于全国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灵宝伪匪依靠的西安老巢已经解放，再加上我们的政策对头，布置得当，决心很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我们的多方工作之下，县三青团头子李正佐、许仁卿，国民党县政府的骨干人物韩效琦、董云青等，先后登记自首交枪。在军事清剿中，隐藏诡密的匪首李子奎，伪县党部书记长王鸿业，伪乡镇匪首彭明德等等，皆先后被捕被俘。社会秩序良好，人心安定，一般伪匪人员纷纷交枪登记自首。对少数潜伏远逃的伪匪骨干，我们也派出力量到外地捉拿归案。

（此稿系杨朗樵同志为县党史办撰写的回忆录，作者原任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于一九八八年七月五日病逝。）

豫西门户——灵宝变迁

张 仓

灵宝县位于河南省西部边陲，豫、秦、晋三省之交界处。境内有故函谷关与新函谷关，史称秦晋门户，是古代通洛阳，达长安、连京都、接帝畿的要冲，为兵家必争之地。



灵宝新县城 高 源 摄于1988.10,

灵宝县南依小秦岭与崤山，同陕西省洛南县、河南省卢氏、洛宁县接壤。北濒黄河，与山西省芮城、平陆县相望。东与陕县毗连。西与陕西省潼关县为邻。总面积3011平方公里，合30.07万公顷（451万亩）。人口60万。1987年境内划

分为6个镇、10个乡，427个行政村，3583个村民组，3559个自然村。居民以汉族为主，还有回、满、蒙、壮、朝鲜、土家、傣、维吾尔、苗、彝、锡伯族等少数民族和睦相处。

灵宝，虞夏时属豫州，商为桃林，周名桃林塞，置函谷关。秦为函谷关地，后置桃林县，属三川郡。汉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函谷关迁往新安县，同年在函谷古关置弘农县（以弘农涧水得名）。元鼎四年置弘农郡，领11县。同时，在湖关地置湖县（以湖水得名），属京兆尹。新莽时改弘农为右队，领弘农县。后汉复名弘农郡，属司隶校尉，领9县。为避汉灵帝讳，改名恒农郡，恒农县。三国时属魏，仍名恒农郡，领恒农、湖县，晋复名弘农，属司州，领弘农、湖县等6县。北魏太和十一年（487年），郡治移于陕县，以避元帝讳，复更名恒农郡。北周明帝二年（596年）置阌乡郡，领湖城县。隋开皇十六年（596年）改湖城县为阌乡县，同年在今灵宝旧城置桃林县。均属河南郡。大业三年（607年）复置弘农郡，移治所于鸿胪川（今虢略镇）。义宁元年（617年）复置湖城县。同年弘农郡更名风林郡。唐武德元年（618年），风林郡更名鼎州，移治所阌乡。贞观八年（634年）虢郡由卢氏移治弘农（鸿胪川），废鼎州。天宝元年（742年）更名虢郡，同年因于古函谷关尹喜故宅掘得“灵符”，改桃林为灵宝县。乾元元年（758年）虢郡更名虢州，领弘农、灵宝、阌乡、湖城、朱阳、玉城、卢氏七县。宋建隆三年（962年）弘农更名常农。至道三年（997年）更名虢略。元代至元十年（1273年）省虢略、朱阳入灵宝。至此，灵宝地区只有灵、阌二县。明、清属陕州。民国属河南省第十一行政区（治所陕县）。1952年属洛阳专区。1954年

9月灵、阌合县，仍名灵宝，治所灵宝旧城，1959年秋移治虢镇至今。1986年2月撤销洛阳专区，属三门峡市。

二

“双峰高耸大河旁，自古函谷一战场”。史书载：周武王克殷，出桑田会师孟津；春秋时代著名的“假虞灭虢”之战；战国时秦昭襄王依据函谷关控扼山东诸国，致使历史上有名的五次“合纵攻秦”不能得逞，秦末周章败秦曹阳之战；楚汉之争，刘邦守关拒项羽；东汉，赤眉义军弘农之战；北朝柳元景大战弘农；隋杨玄感与宇文述皇天原之战；唐哥舒翰、崔乾佑西原之战，郭子仪击败安禄山之战；明末农民义军李自成攻函谷关、阌乡之战；清太平军攻阌、灵之战；民国时秦陇复汉军与清军灵宝之战，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与镇嵩军憨玉琨灵宝之战；“老洋人”张廷献与镇嵩军灵宝之战，直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解放前百年来，灵宝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重重压迫，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旧志载：光绪三年（1877年）由于三年大旱，赤地千里，灵、阌尤甚，饿死者众，倒毙沟壑者十之七八，幸存者靠赈济生活。民国十六至十八年（1927—1929）三年大旱，粮食收成极低，县民逃出者数千家。加之军阀混战，抓兵拉伕，苛捐杂税、民众自缢、跳井、吞烟、惊死者甚多，近域数十里，人民逃走一空。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1927年，中共地下党河南省委书记张景曾（张和尚）和党员张楠奉命到陕州与冯玉祥代表会晤，后张楠被派往灵宝，在灵宝国民党部创办了一期

政治训练班，参加受训青年数十名。1933年春失去组织关系的中共地下党员张俊杰（又名午影），应邀到灵宝三小教书。同年8月张到灵宝师范任教务主任，他不断在师生中传播进步思想，引导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参加社会活动，1937年张和省委联络员王祝萱接上了党的关系，即建立了中共灵宝县委，带出了一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1936年6月，留学日本的中共党员程明升回到家乡，在县城召开的禁烟节大会上作了抨击国民党大官僚走私贩毒吸食鸦片的演说。同年12月，红二十五军开辟了鄂豫陕根据地后，七十四师的一部分红军队伍来到了灵宝朱阳山区的下河、秦池、大村、新店、运头、董寨等村，在这里消灭了国民党残匪和地主武装，进行了打土豪分浮财的斗争。1946年8月，我中原新四军到达豫西和陕南，分别在朱阳山区的犁牛河、秦池建立了区委，组织了游击队。1947年下半年，解放战争由防御阶段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直趋大别山，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第九纵队和第三十八军组成太岳兵团，由陈赓、谢富治率领，自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9月12日即克灵宝、阌乡县城，俘敌新一旅旅长黄永赞以下5600名。后由于我兵团主力东移，国民党六十五师乘机向灵、阌进犯，土匪乘虚暴乱，灵、阌复陷，地主恶霸趁机反攻倒算，杀我土改工作队员和翻身农民，死难烈士174人。1949年6月，国民党暂编第三纵队司令官兼河南省政府豫西行署主任刘希程宣布起义，但事前胡宗南已密电任李子奎为豫西剿总第一师师长，李背叛刘破坏起义，并袭击灵宝县城。6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陕州军分区部队夺回了灵宝与阌乡县城，使两县最后获得了解放，进入了历史新纪元。